人民空軍成立77周年 海外社媒官方賬號上線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報道：據「人民空軍」微信公眾號消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成立77周年之際，2026年11月11日11時11分，「中國空軍」海外社交平台官方賬號「China Air Force」重磅上線，在Facebook、YouTube、Instagram和X四個平台同步「起飛」。「中國空軍」此番上線海外社交官方平台，標誌着空軍在國際傳播領域邁出常態化、機制化的一步。

繼國防部、中國軍號、中國海軍、駐香港部隊等入駐海外社交平台後，人民空軍作為新一員正式「入列」，中國軍隊的海外網絡傳播矩陣進一步壯大。當天，中國空軍在海外社交賬號發布一組《走向世界的中國空軍》海報和30秒預告片《Why Do We Soar》（九天之上），標誌着空軍國際傳播正式進入「常態化+機制化」模式。

國際傳播進入常態化機制化模式

據介紹，海外社交平台官方賬號的Logo採用空軍藍主色調，視覺主體為空軍標，背景為地球和經緯線，文字使用「CHINA AIR FORCE」與中文「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寓意中國空軍全時待戰、全域到達。

記者注意到，30秒預告片《Why Do We Soar》展現了殲-20等主力戰機在空中執行各種演訓、救援任務的鏡頭，視頻圍繞「我們為什麼而飛」的問題作答，強調中國空軍翱翔九天、守望和平的主題。

「人民空軍」官微表示，作為中國空軍面向海外傳播的重要窗口，該賬號將致力於講好空軍故事、傳遞空軍聲音、展示空軍風采，持續發布空軍參與國際交流、人道主義行動、聯合演訓權威信息，展示新時代空軍官兵備戰轉型的風采風貌，為海外受眾了解中國空軍提供更加真實立體的平台渠道、搭建中外空軍溝通交流的橋樑紐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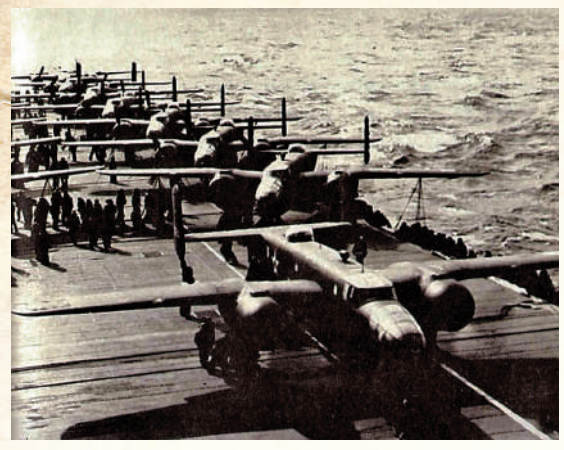
評論指出，在網絡化時代，國際輿論場就是「第一現場」。中國軍隊站上這一最前沿，從「他方塑造」走向「主動敘事」的體系化升級——用網絡傳播的即時性、直達性，向世界呈現一個透明、開放、自信的大國軍隊。



▲《走向世界的中國空軍》海報。 網絡圖片

杜立特行動隊員後人 越洋「尋親」

84年後與中國恩人重逢 續寫中美情誼



▲杜立特航空隊在「大黃蜂號」航空母艦起飛前的場景。 新華社



▲杜立特行動第14號機領航員詹姆斯·馬西亞之子托馬斯（左）與杜立特行動救援親歷者，官冬香老人握手。 新華社



▲杜立特行動14號機長希爾格的外孫女金伯利·約翰遜（右）與官冬香老人握手。 新華社



▲1942年在上饒獲救的美軍飛行員拍攝的照片，小女孩官冬香(中)站在飛行員身後。 新華社

「托馬斯·馬西亞終於如願，找到了父親——14號機組領航員兼投彈手詹姆斯·馬西亞當年跳傘的落點；14號機機長約翰·希爾格的外孫女金伯利·約翰遜，以中國傳統禮節，向94歲的官冬香老人下跪致謝，這位老人是江西上饒僅存的杜立特行動救援親歷者；13號機投彈手羅伯特·布爾喬斯的女兒貝弗利·戴格爾，在父親獲救之地撿起一塊老牆磚，計劃帶回美國，向家人傳述這段上饒往事……」上饒市抗戰文化研究會榮譽會長羅時平告訴大公報記者，這是杜立特行動後人又一次跨洋「尋親」的現場情況。

跨越84年的重逢，有哽咽、有跪謝、有信物珍藏、有相擁動容。上個月，美國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五名成員走進江西上饒、浙江衢州，循着父輩當年獲救足跡尋訪，代表家族向當年施救的中國人民當面致謝，守護這份跨越時空、歷久彌新的中美民間杜立特情誼。

掃碼睇片

大公報記者 黃慧

「杜立特突襲東京」行動

話你知

1941年12月9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第二天，美國對日本宣戰。羅斯福總統督促美軍制訂對日本進行空襲的報復計劃。經過細緻的計劃、演練，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搭載陸軍航空兵的B-25轟炸機悄悄駛入日本近海。1942年4月18日早晨，美軍航母在距日本650海里的海上被日本警戒船發現。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領16架B-25轟炸機從「大黃蜂」號航空母艦上提前起飛，首次空襲日本本土的東京、橫濱等地。轟炸結束後，美軍轟炸機直飛中國的衢州機場加油。由於提前起飛，美軍沒有通知中國方面提前行動，又加上導航、天氣等原因，16架飛機沒有一架在衢州機場降落。其中15架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迫降，1架飛機迫降在蘇聯。在飛向中國的75位機組人員中，1人跳傘時犧牲，2人在海邊迫降時犧牲，8人被日軍俘虜，其他60多位飛行員在中國軍民的幫助下安全撤退。這就是著名的「杜立特突襲東京」行動。



▲從東京上空俯瞰，杜立特航空隊扔下的炸彈命中了目標，一時濃煙四起。 新華社

確證18名美飛行員上饒獲救

還原史實

在杜立特突襲行動結束後，美軍轟炸機直飛中國的衢州機場加油。由於提前起飛，加上導航、天氣等原因，15架美軍轟炸機墜毀於浙江、江西、安徽、福建，75名飛行員跳傘或迫降，其中64人在中國軍民幫助下獲救，當中有18人在江西上饒獲救。然而，隨着親歷者逐漸離世，相關歷史紀錄存在缺失甚至相互矛盾。在城市鄉村的變遷進程之中，無遺跡留存，譬如，13號機組降落的朗埠村因1990年洪水整體搬遷。

上饒市抗戰文化研究會榮譽會長羅時平介紹。杜立特在上饒停留三天，活動豐富卻僅存一張模糊照片；其與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部長官顧祝同的會談，現存的中美檔案均無記載。因而，羅時平和團隊堅持研究陣地，通過開展中外及國內學術交流、尋訪親歷者、查閱歷史檔案與當事人回憶錄，並結合田野調查，團隊已確證與上饒救援相關的美軍飛行員涉及1、4、5、13、14號機，共計18人。

由於第三戰區司令部駐紮上饒，上饒成為此次救援行動的指揮中心，團隊還查證到由位於上饒的第三戰區司令部發出的營救杜立特行動突襲隊員的第一道命令，以及其他地區就救援飛行員經費向上饒申請報銷的原始檔案。

同時，將碎片化的民間記憶整合成系統性成果，依託「杜立特行動」上饒救援專題展，還原完整的救援圖景，讓那些在歷史記載中原本無名的中國普通百姓，重新以「救援者」的身份為後人所看見、為歷史所銘記。



▶中國軍民在墜機現場營救美國飛行員。 新華社

1942年4月18日，美軍杜立特中校率領16架B-25轟炸機奔襲日本。由於返航途中遭遇通信中斷、天氣惡劣、油料不足等困難，75名美軍飛行員在中國浙江、江西、安徽等地迫降或跳傘，其中64人在中國軍民幫助下獲救。

「沒有上饒軍民救援 我就存活不下來」

長期以來，關於上饒救援杜立特的歷史研究始終處於空白，外界普遍認為杜立特救援事件發生在衢州，與上饒並無關聯。2018年，羅時平赴衢州參加杜立特行動紀念館開館儀式，與美國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成員交流後，才將兩者關聯起來。其間，他與馬西亞結識，得知其在9歲時聽父親提及過上饒——「沒有上饒軍民救援，我就存活不下來。」

此後8年間，雙方往來郵件多達近千封。馬西亞在美國查閱史料、翻檢家族相冊，將一張張老照片掃描後傳到中國；羅時平帶領團隊深入贛浙群山，逐村走訪老人、查閱縣志、比對山形與屋貌，同時在網上徵集線索，一點點拼湊起散落的歷史碎片。

羅時平介紹，金伯利與克里斯汀的外祖父希爾格將軍，是最早撰文回憶轟炸日本後跳傘獲救經歷的杜立特突襲隊員。1981年6月，他在上海向上饒廣豐方面提出重返致謝的請求，未果，次年病逝。今年，金伯利決意來到上饒，了卻長輩致謝心願。

他們帶着家族珍藏的實物、整理好的史料，以及替父輩完成心願的期許而來。馬西亞帶來了父親珍藏多年在廣豐跳傘的傘布，將其一分為二，一半留在祖屋，一半捐贈給上饒；貝弗利帶來了父親機組人員出征前的合影……

10月9日至13日，美國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代表團參觀「杜立特行動」上饒救援專題展並捐贈史料，參訪杜立特與第三戰區官員會談舊址、赴廣豐、鄱陽尋訪13號、14號機組獲得救援的舊址，與救援者後代交流。



▲10月13日，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代表在位於浙江衢州柯城區的原空軍第十三總站防空洞前合影。 新華社

重走父輩獲救路 感謝中國人民救助

在前往父輩當年墜機點的大排山山頂途中，山徑崎嶇濕滑，他們已年逾七旬，體力難支，靠手拉手前行，執意不放棄。馬西亞哽咽地說：「我沿着這條山路前行時，彷彿看見我父親正從山上下來……現在，我一點遺憾也沒有了。」貝弗利一路都在感謝中國人民對其父親的救助，在見到恩人的後代——盧今平、盧高產後，難掩激動，上前緊緊相擁。

在這裏，她聽到了盧今平、盧高產追憶祖父護送13號機組人員的往事：當年大雨滂沱、道路泥濘，為將飛行員及時送往安全區，護送軍民特意尋來鄉間小馬供其騎行。她坦言，父親生前多次提及鄱陽的小馬身形小巧、性情溫順，她年少時不信，認為是父親經歷艱險後的誇張描述，如今經鄉史佐證，才知父親所言屬實。臨別時，她在父親曾留下足跡的宗祠遺址，取走一塊老牆磚作為信物，表示以後要帶孫輩再來中國。

糖果很甜 恩情更長

情誼長存

2021年，馬西亞給羅時平發來兩張照片：一張是14號機副駕駛西姆斯中尉與救助他的廣豐密良坳村村民官文清一家十餘人的合影，另一張是西姆斯中尉與官文清家一名小女孩、一名男孩的合影。馬西亞推測這兩個孩子可能仍在世，希望找到他們。

羅時平及團隊經調研排查，找到照片中的女孩——官文清的女兒官冬香。10月11日，代表團見到94歲、已滿頭銀髮的官冬香老人，她是上饒唯一在世的杜立特行動救援親歷者。「我記得西姆斯不會用筷子，還有他給的糖果很甜……」談起9歲那年的經歷，官冬香老人仍舊歷歷在目。

當年，她看見山腰楓樹上掛着降落傘，又看着父親官文清把跳傘的西姆斯接下山，煮熱麵條、拿紅薯給他吃；西姆斯則拿出糖果分給孩子們……談及往事，官冬香眼泛淚光。她向馬西亞一行人說：「你們好辛苦，這麼遠過來，還記得我們。」馬西亞捧着她的手久久不放，金伯利握住她的另一隻手，回道：「我們為你而來，謝謝。」

「真相在檔案裏 更在老百姓的眼淚裏」

並肩抗日

「真相在檔案裏，更在老百姓的眼淚裏」，上饒市抗戰文化研究會榮譽會長羅時平強調，最早發現並救助杜立特突襲隊員的是中國普通百姓，但日軍隨後展開報復，發動浙贛戰役，殘害25萬平民。

當時，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已下達營救通知，但尚未傳至民間。村民起初將飛機聲誤認為是日本飛機，見到外國人時十分吃驚，弄清他們是來「打日本人的」後，便主動救助：一是從崇山峻嶺中背下困乏飢餓的突襲隊員；二是拿出食物款待、護理受傷隊員；三是向中國軍隊和政府報告求援；四是因交通不便，用轎子護送飛行員至政府與軍隊駐地；五是日佔區村民與自衛隊幫助突襲隊員避開日軍搜捕，通過封鎖線送至安全地帶。

尤其是，村民們在救援時冒着生命危險，甚至有人獻出生命：一是突襲隊員着陸在原始森林，村民冒險將其送往安全地帶；二是着陸區域與敵佔區交錯，護送易遭遇日軍；三是護送途中遇日軍轟炸，13號機組5位飛行員乘鄱陽湖小火輪前往鷹潭時，曾遇兩架日機盤旋；四是日軍隨即展開血腥報復，發動浙贛戰役，殺害25萬平民。據戰後不完全統計，日軍殺害上饒平民13718人，燒毀房屋2萬棟，細菌戰致10多萬人傷亡或染病。



◀1942年秋，侵華日軍大肆報復。圖為被日軍飛機炸毀的大批民房。 新華社